

經部

程氏經說卷四

小雅　鹿鳴

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於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謂乎與二南同也燕羣臣嘉賓則用鹿鳴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呦呦和聲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草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言其相樂又以幣帛將其誠意故云承筐是

將承以藉之筐以貯之既有誠樂之厚意則人心感悅而相好以此示我之列位故人勸而得盡其懽心次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三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

四牡

四牡之義憫使臣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周道猶通逵也倭遟回遠豈不懷歸乎以王

事不可廢敗心傷悲念此也騑騑不止嘽嘽迅疾駱馬強而耐遠鵻翩翩能飛之物蓋或飛或下集于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遑將父將事也卒章勸以義也駕而馳驟不息豈不懷歸以王事不可廢敗也是用以此義作歌以告其母父則知義母主恩故以義告之豈不懷歸言使臣之心是用作歌將母來諗作是歌使以此義告其母也

皇皇者華

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于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有光華皇皇猶煌煌光采之狀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為興于彼原隰言高下皆同其光華征夫使人駪駪俊健之狀惟恐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駒騏駱駰皆以俊言濡鮮澤絲條理沃若既均皆整順之狀諏謀詢度前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常棣

此燕樂兄弟親睦宗族之詩不因管蔡而作也常棣今所謂玉李花花萼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鄂不韡韡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不當作拊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興人之莫如兄弟也次章敘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于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三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鶺鴒首尾相應急難

之際其相應如是也每有良朋猶豈無他人每有猶
亦有也况也永歎校之則可永歎也骨月不能相爲
而求他人是可歎也四章重明兄弟之親義不能忘
譬之兄弟狠鬩于牆雖有不睦之心猶將外禦其侮
若他人則衆人之分也無兵戎之爲之義五章言平
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六章勸其
相宴樂羪恩義陳爾籩豆飲食飫足兄弟既偕來當
和樂且孺也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孺親慕之義

和樂而相親慕也七章言兄弟相樂則妻子好合其和如鼓瑟琴兄弟既志意翕合故其和樂久而不厭卒章言能如是親睦其宗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孥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其義故也

伐木

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尚有此義況士君

子乎故賦伐木之人敘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義
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也朋友故舊篤則
民德歸厚矣二人伐木更運斧斤聲丁丁相應相須
以成其事賦此可以見朋友之義繼言鳥鳴嚶嚶又
以物情興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鳴相應
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嚶然其鳴蓋其應友聲
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次章因鳥以興朋友
之義相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常久不

渝可質于鬼神和謂相好乎謂不變三章陳伐木共力因相聚飲食見歡樂厚篤之意許許衆人共力之狀因聚衆共力而具飲酒相樂也先儒以藇爲美未喻是否伐木之際尚釃酒相樂況既有肥羜當以召諸父也寧其不來無使我恩意不至也諸父諸舅謂朋友故舊也四章陳厚意以具飲食洒掃精潔盛陳簋器況既有肥牡當以名諸舅也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之罪五章重陳此義之不可不然伐木于

阪尤須衆力故釃酒之多況乎有盛具籩豆成列
當以燕樂兄弟無相疎逺兄弟朋友也民之失徳故
不能修親睦之道厚朋友故舊之禮乾餱不相及葢
人之失徳也豈當然乎卒章陳所當然者有酒則我
醑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爲之我及暇時則
相與宴飲以篤恩義

天保

恩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于君下之報上也天保之

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祜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猶君德之所致也天保定爾君位甚安固也俾爾單厚何福不除除更新也曰益之義俾之多增益莫不繁庶次章重陳其盛既保定爾俾爾享福至無所不宜受天之百祿衆福又降爾以遐遠之福惟欲其長三章言既受天之福祿莫不繁庶如山阜岡陵如川之流聚莫不增盛四章言既享豐盛之福用報祀其祖先得無疆之壽君曰卜爾君使卜之致辭也五章言其所

獲神之至謂降監則錫爾多福民所實有則日用飲食謂享其豐樂質實也羣衆百族皆化上德六章言其德光顯無虧庇覆生民恒亦猶升言光照遠廣如南山之無虧崩如松柏之茂盛無不承其庇覆

采薇

文王之時有昆夷玁狁之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敘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役之候

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作止生出地含其室家不遑暇起居以玁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薇始長而柔矣行期將至也念歸期之遠而憂也憂心烈烈如饑如渴戍事未休已念誰使歸問安否薇壯而剛矣且當行也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盬也故啟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首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厲四章五章

則勸以義彼爾猶云于彼亦與彼路同常棣之華華萼相親興下盡力以爲上言當如常棣然也彼路何也乃君子所乘之車也君子則知義矣總強盛之車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五章再言騤騤強盛貌付與之重依依上所處也腓從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也腓是足肚也言君子小人從其所處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既臨其衆則整練其車甲修治其器械弭服是也日爲戒備玁狁之事

甚急故也先言勞苦憂傷以盡其情次陳之以義以堅其志戍事盡於此矣卒章言歸以憫其勞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遲則見其思歸之切心如饑渴其傷悲甚衆人莫知也此據小序為說于義無害然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于義不然則采薇等二篇或非文王時作乃武王成王文作南仲不知何時人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

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出車

勞將率之旋也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在歸功將率首章陳出車于牧王命之征赴事之急不敢寧也謂我命我也次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于郊行矣旟旐旆旆華盛旆旆垂委之狀胡不猶莫不其憂念之深僕夫

左右之人亦為之意瘁三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赫赫德名顯盛襄上也謂勝彭彭衆多央央華盛主言城而勝玁狁禦戎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擊為先其事卒矣四章言其歸敘其久戍也以多難故不遑啟居豈無思歸之心畏法令不敢自遂五章復言出兵而衆和為一方所徯望南仲之功于此為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之伐西戎也覲此詩意疑似當時西戎兵不加而服玁狁

兵加而服或止于小大亦不可知卒章喜其歸因叙歸時景物和妍其歡樂可見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醜徒衆

魚麗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令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以下傳詩者之言也不可取罶魚笱之易作者麗于罶者亦美大之魚也見

其盛多魚與君子之酒皆美且多多且旨同旨且有多止云酒多有有富有之意物多可嘉也有而能備禮也盛有及時也明王在上養育萬物莫不盛多故美之也

南山有臺

此詩樂君臣俱賢邦家榮盛爲福之長也南山興君北山興臣臺萊皆草草之衣被於山成蒼萃之美盛猶君子爲邦家之基本萬壽無期重言爲福長久桑楊

充用之物言山生財以濟用與君子爲邦家之光榮無疆猶無期杞李可食之物與君子養人如父母德音不已言今聞無窮栲杻木之高者益山之高與君子德音茂盛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枸楰木之尤高大者與君子德澤長遠至施及後世故云保艾爾後

湛露

湛湛厚濃之狀露之濃厚匪日出則不晞與燕樂恩惠

之厚不醉則不歸也厭厭足意之義豐草柔從而盛者以興同姓之親在宗載考在同宗成歡樂禮數也杞棘卑下之物興小國諸侯言諸國之君皆明信君子承王恵澤莫不修徳以奉上忠順之心温克之容皆令徳也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桐椅高大之木興大國諸侯湛露在桐椅之上二物之茂盛其實離離然言大國之君承王恵澤莫不皆修其令善之儀先親次小後大徳澤所懐其序然也離離猶累累

采芑

芑美菜地方壯盛則可植美菜興文武之將甲兵之強則能成茂功薄言發語辭采芑於新田菑畝皆地力方盛處方叔所總臨三千乘之衆師干猶今云兵甲試肄習也衆且練也率止往征也言四騏翼翼壯健路車儀飾之盛次章重言之中鄉亦美田旂旐央央言整肅首章言肄習次章言整肅蓋其敘也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三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

且勇進退得宜趣舍有節言隼之急疾亦集于所止以興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方叔行師有鉦鼓為陳師鞠旅之節鞠止也遂美之言明信之方叔其伐鼓也淵淵平和不暴急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振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蠢動而無知之義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為仇方叔克壯其猶故征而執獲戎車之盛如雷霆方叔之明信自伐玁狁

時聞于四方故荆蠻畏威來服

車攻

文王撫有四方四方一作西方文一作武至是廢矣故云復文武境土也此詩美其修政事治車甲因田狩而簡車徒諸侯順從軍法肅治如此故能成中興之功先王之政後嗣所當守失則罪也故詩春秋于復古之事不加美辭此詩但稱其復古也吉日則言美矣既攻謂堅治既同謂調一孔阜為肥壯之子猶云二三子指所任者嚻

毳盛衆貌有繹聯屬決拾不知是一物是二物助射者傾助也射夫衆射者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助我助斂禽者舉𦫼土賣切衆射夫助舉見其多不倚不偏不失持中範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詠肅靜如此徒御不其警戒乎庖厨不其充盈乎承上言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信哉君子之治戎其成如此之善

吉日

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因美之更稱其接下得羣下之自盡詩中所陳是也戊剛日之吉既伯既禱祭馬祖而禱之伯爲馬祖據爾雅之文戊日祭禱庚午于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皆羣下盡力奉上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先王接下之誠意發小豝殪大兕言所獲耳不須爲多說也大兕牛類今西方有之 兕牛

庭燎

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于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于始也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于終夙興視朝固有常節始自于夜之未央任其勤而不知節也無節則早晚不能常也故次云未艾向晨也不惟見無常節且知其必將怠矣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箴之于事如鍼砭之刺病矣央中也艾向盡也晨曉也將將鸞鈴聲噦噦

車軨會聚聲光明之盛晰晰明也輝光之散也

白駒

刺不能用賢賢者去而不留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駿者古文千里駒又曰白駒過隙白色之貴者以貴色之駿馬興賢德之才士場圃所食非常苗必美蔬也白駒當食以美物賢才當待以殊禮白駒則維縶之不使去留玩樂以永日唐風云且以永日人暇樂則日永也所謂伊人者宜使於此逍遙豈當使遠去也

藿蔬之葉夕猶朝也賢人君子當使于此爲嘉賓賁
然光彩來思思其賁然而來也上二章言賢者當在
朝廷此一章言思其來思其來是不在位也爾公爾
侯謂公卿在位者但逸豫無期度不思求賢致治之
道乎戒使欽慎優游無所事之際當勉強思天下之
有潛遯之賢者而進用之也三章思賢者之來是不
在位也卒章言其遠遯而思之之意遠遯空谷處窮
困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

如玉也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賢者旣遠遯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問而不見絶也曰毋自貴重其音聲而有遠棄我之心

白華

幽王寵褒姒而黜申后周人爲之作詩以刺王王字誤作后字序自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白華則漚以爲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興

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今王亂貴賤之序而遠棄我俾
我窮獨失所也之子謂王也英英白雲之貌天之
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澤王如以道則嫡妾當
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也天步時
運也猶如也滮池北流小水微流也尚能浸溉稻田
王之崇高尊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
歌而傷懷也滮池名無源易竭之水樵彼桑薪桑薪
之善者樵彼桑薪不用而我烘於煁竈興王之捨嫡

后之尊而專寵于嬖人也維彼王之崇大而所爲如
此所以勞傷我心言之子者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
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爲如是也鼓鐘于宫此章自
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鼓鐘于宫中而聲聞于外
今我中心念子懆懆然憂感而曽不感動視我邁邁
而去邁邁去遠不顧之意鶖之在梁鶴之在林皆其
所也今王使我不得其所是以傷心鴛鴦雎者右翼
掩左是雌之常也今王爲夫之道乃不常二三其德

謂初終改易也扁秉石之形設秉石以為高也而反覆畁興王捨后之尊而寵微賤之人也之子見遠使我困病底病也此詩八章有次序更不煩解第四章中卬字訓我也謂幽王我却烘于煁今俗語如此

大雅　旱麓

言周家承受先祖之業也后稷公劉積德于始世修其業至太王王季重修百福以干天禄申重也人為善而獲福修善乃福也為善而獲福所謂自求多福乃干

祿也瞻彼旱麓旱山名麓山足高峻非生物之所麓乃百物所聚生也瞻彼旱麓之榛楛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與此周家之愷悌君子承其祖先愷悌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榛楛旱山所有之木瑟彼玉瓚此章言先祖積德必有善承之子孫也瑟密義謂縝密溫潤之玉瓚其中所盛必黃流也愷悌君子則福祿所降必有賢子孫也瓚圭瓚玉器黃流鬱鬯也鳶飛戾天此章言先祖之德可以作後人也鳶飛至天與上得其

道謂先祖魚躍于淵興下得其冝謂後嗣後嗣之賢自先世之貽謀故愷悌君子遐不作人作興起之于善也言不遠作人于善乎清酒既載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先祖饗其成功也載事謂造也後人載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享報而子孫受福也故云以介景福介至也謂以來大福也瑟彼柞棫瑟然密茂之狀前章言先祖享成功之報此章重明成功由先祖之力柞棫之所以密茂由人焚燎

而然今之君子成其王業亦猶神勞力于昔也神枯先祖令人種榆亦焚之使茂莫莫葛藟前章言由先祖之爲此章重言率循先祖之道莫莫葛藟条曼茂盛之狀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興君子率循先祖之道以干天禄不回謂無邪回他道也此詩所稱愷悌君子或曰先祖或謂子孫觀文意可辨

皇矣

此詩美周家所以興王業故言天監代殷莫若周然此

詩主意在美王季終言王業之成而盛述文王之事
序因云世世修德莫若文王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
皇大也臨視天下有赫赫威明也下章云王赫斯怒
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求民所定也此泛言天祐下民
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
國爰究爰度惟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絶之如彼夏
商二國不得其政謂失君道也則于四方之國求謀
有德之君使王天下究尋究也度謀度也上帝耆之

增其式廓者致也頌云耆定爾功上帝耆之謂天命所歸式廓謂規限也猶云規模範圍也天命所致則增大其規限自諸侯而升天子由百里而撫四海是增而大之也憎字與增同憎心有所起也義與增同矣乃眷西顧此惟與宅上泛言天道如此上所云求德可安民者大而王之故其眷西顧而歸于周此維與宅謂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也作之屏之上章之末言天命歸周此言其居西土所興之業其去惡養

善生息其人民皆以養治材木爲興作之謂拔之屏之謂去之作屏之者其菑其翳也菑立死翳自斃意者立死則全枯翳謂枝幹之死耳故菑上配作之翳上配屏之作并根出之屏伐去而已夫人之爲惡以自亡故以自死之木興之脩之平之脩治之也叢生曰灌行生曰栵故字以列謂修治其叢列使疎密正直得其宜此興平治民物各得其宜也啓之辟之謂芟除也檉椐檉河柳也椐樻也必芟除而後茂盛此與養民也上四句止言所

當去者及行列至此言檉椐乃興民也二木常木衆多者故以興民攘之剔之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檿柘待用之木以興養育賢才也帝遷明徳串夷載路上述其治矣此云天監就其明徳其治如此串夷載路也串循順之義穿物一貫為串字形亦然夷平也載路猶滿路謂充塞也周家之治順平之道充塞也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言天以其徳之配天而立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言天命終歸之必

成王業也帝省其山此章將言王季受命。配天之事故再言帝省其山以見其所爲之可以配天也帝省其山言天視周家之治以山爲興也柞棫常木興民松柏良材興賢才拔長盛興生民繁庶兌潤澤興賢才得其所帝作謂天道邦作謂人君之爲人君之德能與天對合者自太伯與王季也盖太伯雖不爲人君然其爲與王季相須皆周家之事王季之治能對天而由太伯與之固故云自太伯王季也維此王季

因心則友又述其事也因心者出其天性也言王季天性友愛其兄故其兄賢之而讓之國卒受天命興王業之篤厚周家之福慶又成其兄讓德之光顯也載辭也錫與也謂與其兄之光顯受天福禄保而不失以至奄有四方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此詩本意在美王季故其言泰伯之讓皆由王季下言文王之事亦歸本王季也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此章述王季之德帝度其心謂天鑒其衷誠也貊其德音貊字之

義疑是大也德音德聲也其德聲既大而其實德克
明非徒能明又能類類肖也今人能知而弗克踐之
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是非誠有也言王季既明又
能類所以為至德長謂能居長上之道君謂能君撫
人民興王此大國克順又克俾順謂順道俾化民貽
後皆是也夫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已能順道然後
能使人王季所以能化民成俗貽厥子孫也故不特
俾民遷善而已又俾其子文王守其德而不失故無

悔也既受天福禄而能施及于子孫此二句結之而下述文王之事也章謂文王上章之末言王季之業施于子孫此章言文王承王季之緒復受天命終成王業也至文王而有救民征伐之事畔援黨比也畔近岸援攀援歆欲之動也羨愛羨誕與但同義登岸既濟之義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爲強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于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于是密人不恭拒我大邦之命既侵阮而又往將侵共

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依其在京依憑也京周國文王本據周地以興侵廣土疆自阮而始謂密侵阮文王救安之遂歸復也開地益廣至于岐隴高山皆有之陟我猶云廣我疆宇至登高岡也矢陳也謂墾闢言人無耕闢我陵阜乎陵阜皆我之阿也無飲我水泉乎水泉皆我之池也言皆屬其有也其地既廣于是擇高

明之處而安居之度相其鮮原鮮原謂高明之地得其地于岐山之南渭水之傍將猶傍也謂其傍建其都邑其德爲萬國所歸向是天下萬民之王也帝謂文王予懐明德上章言文王開拓土宇天下歸服此章乃言其聖德所以化人如此帝謂文王予懐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于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其大聲色也故聖人曰聲色之于化民末也其化之

感人雖不大其聲色而其應之疾人之惡不及長大而革也夏大也言不待遲久而化也民由之而不知曰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是不識不知而順夫天理也此聖人之神化非文王孰能及之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此章首言文王之化如此章末言聖人之化如此而天下有昏惡之甚不能化者伐而誅之則天下皆善而王業成帝謂文王當謀與爾爲仇之方詢謀也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伐之具以伐爲仇之崇鉤援

登城之梯臨衝二車皆兵車臨衝閑閑此章述伐崇而天下畏服也閑閑徐緩之狀言言猶斷斷也拔訟不服之狀凡聖人之伐未有不俟其革心順服者既不服然後攻之崇侯迷惡當文王之徐緩之時則斷斷不服故文王遂加之兵執訊連連之多連連屬續之狀訊生獲者也安安不輕暴也馘斬獲也聖人之伐殺其犯順者非輕肆殺戮也故于馘也安安然審重又為類禡之祭古者出征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

地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言其當誅伐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又明其罪惡以著逆順之理是可致所不服而來附其人也于是四方畏服莫敢侮慢伐而猶不服于是力攻之茀茀盛強之狀既力攻之崇乃仡仡然仡仡壯勇之狀堅拒守是其惡之終不革者也于是攻伐之肆謂縱攻也絶滅之忽滅也天誅既行四方畏服無敢違拂者矣文王之征始于密王功之始也終于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

成也文王有聲言作豐在伐崇之後而此言度居乃在前章者蓋此章自侵自阮疆言其廣疆宇以至于及遠建都邑一併盡言之耳非謂事在伐崇前也

程氏經說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經說卷五至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康儀鈞

謄録監生臣鄭　泰

程氏經說卷五

春秋

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絶矣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隱公名息姑惠公子惠公元妃孟子繼室以聲子

生隱公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隱公之始年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

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

大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平王

之時王道絶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隱不書即位明

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

即位不與其為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為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皐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内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已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欲立

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段失道而公弗制祭公諫而公弗聽故詩人譏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也段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命子封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段之彊使之彊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故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配之禮大夫而下内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内職具備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

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降僖公而後無復辯矣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賵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會

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畿内諸侯為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朝也當時諸侯不脩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内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

所謂世相朝謂鄰國爾

公子益師卒

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已則當引咎或自辯喻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於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為主處已絶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固為暴

況入人之國乎

無駭帥師入極

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也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為卿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内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

杜預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

穀梁皆作伯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内稱之小君同婦

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鄭人伐衛

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推求者何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

辰陵歴亦然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内皆嘗奔赴魯君不往極惡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夏四月辛夘尹氏卒

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徳爵以功世禄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熈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爲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

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氏遣其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吉凶慶弔講好脩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
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癸未葬宋穆公
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謚稱私
謚所以罪其臣子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諸侯土地有所受伐之其辠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

王法所當誅也

戊申衛州吁殺其君完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弑桓公而立自古篡弑多公族葢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人亦以為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皆不稱公子公

孫葢身為大惡自絶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殺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為寇讐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葢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

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曰摟諸侯以伐鄭固為皋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脩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皋大矣二國構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皋均也再序四國重

言其臯左氏以為再伐妄也翬不稱公子弑逆之人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辨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及禍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侯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衛人使

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受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五年春觀魚于棠

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沒于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沒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為乎

秋衛師入郕

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為先居喪

為重乃興戎脩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為夫人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别宫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非禮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子别宫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為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邾人鄭人伐宋先邾人為主也

螟

書螟書螽皆為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冬十有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魯與鄭舊脩好既而迫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故鄭來絕交輸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為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始平于齊也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宋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辠也宋之彊取不可勝誅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爲紀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娣歸不書閔其無終也

滕侯卒

不名史闕也

夏城中丘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作興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脩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興廢復古之大事為國之

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葢縁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葢謂嫡爾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

同母爲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簒弒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桓三年同

秋公伐邾

左氏傳爲宋討也擅興甲兵爲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脩臣職而聘之非

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王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楚丘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辠可知言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辠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

相見故遇於垂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脩天子不巡守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歸魯來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

庚寅我入祊

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彊入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宋為主也盟與鄭絶也

八月葬蔡宣公

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鄭國之交講信脩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巳與臣盟

義非安也

螟

為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未賜族書名而已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脩臣職

朝覲之禮廢絶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咎失道甚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隂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説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為大亦災也

夏城郎

書不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謀伐宋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為師期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翬不稱公子與

四年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

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

師焉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傳云宋公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

獨相率以朝魯得為禮乎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書及内為主非内為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翬譖于桓公而請弒之公祭鍾巫館于寪氏翬使賊

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人君終于路

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

薨不書地弑也賊不討不書葬無臣子也

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桓王九年即位謚法闢

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

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盇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弒立故為會而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弒君之人凡民罔弗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辠大矣

秋大水

君脩德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辠也弑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滕子來朝

滕本侯爵後服屬于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首朝桓公之辠自見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强致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凡杞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紀不復稱侯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

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内則止云入某伐某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弒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為不義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桓公弒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辠也二年宋督弒君以王法正其辠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會齊侯于嬴成昏于齊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二國為會約言相命而不為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自桓公簒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食盡為異大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

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為稱鞏雖尊屬當官而行亦無嫌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見于廟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致夫人也稱弟義見

隱七年

有年

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繆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弑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

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為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五年春正月甲戌

下文闕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齊為諸侯而

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辠均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士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

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大雩

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内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

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
螽
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在書也
冬州公如曹
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
復
六年春正月寔來
五年冬如曹尚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

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寔

不稱州亡其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閲

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

道也盛夏大閲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妄

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

蔡人殺陳佗

佗弑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冢嫡之生國之大事故書

冬紀侯來朝

紀侯懼齊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人民効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古者昆蟲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云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歳功不能成矣故不書春冬與四年同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别立義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魯桓公弒立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

夏五月丁丑烝

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

瀆亂甚矣

冬十月雨雪

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而以逆后

為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能母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

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先生作春秋傳至此而終舊有解說者纂集附之於

後

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于郎三國為主

十有一年突歸于鄭

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鄭忽出奔衛忽國氏正

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

十有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十有五年鄭伯突出奔蔡

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稱爵鄭人謂之

狡童又曰狂童恣行其不肖可知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

十有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伐鄭

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莊公名同桓公子莊王四年即位謚法勝敵克亂

曰莊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雖微稱字王人當尊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朔搆其兄而使至於死其辠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

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小勝

負不書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

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師將

卑師少曰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為政莊

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

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

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竟而已不强致也是以其功畀而易成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齊桓始霸伏義以盟而魯叛盟故諱不稱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郪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摯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而取怒大國故深皐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葢諱公盟始與仇為昏惡之大也

冬公如齊納幣

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昏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後二年方逆葢齊難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遇穀盟扈皆為要結姻好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

幽

同志而盟非卒之也

三十有一年冬不雨

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閔公名啓方莊公子惠王十六年即位謚法在國

逢難曰閔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

魯

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惠王十八年即位謚

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齊未嘗興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為聲

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為主

下陽邑也虢之立由此故即書滅

四年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齊命也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

冬晉人執虞公

書執而不書滅自取也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云諸侯盟見宰不預

十有七年夏滅項

滅人之國辠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取滅

項君在會季孫所為也故不諱

十有八年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皋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也

二十有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宋率諸侯為會而蠻夷執會主而諸侯莫違故以同執書之

二十有二年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公戰也

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從夷故子之

後復稱伯

二十有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稱人貶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

二十有九年夏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

盟于翟泉

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强迫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不稱君居喪祔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為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衆所共憤故稱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

文公名興僖公子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慈惠

愛民曰文

二年春王正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雖憤無以為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秦以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三年秦人伐晉

構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敢出秦人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能終改耳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納幣在喪中與喪昏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矣

晉侯伐秦

秦違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遷善悔過乃其善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自成風已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天子成妾母為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

已明稱叔存禮也王使召伯來會葬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故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

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始逆立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納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

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家父致命以徵車也故書使來求毛伯風魯以欲金故不云王使

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過時始至故云來歸雖子母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

書秦人不云君使以失禮夷之也言其尚夷也葢嫡

妾之亂自茲而始

十年夏秦伐晉

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旣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夷狄之道也故夷之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

十有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楚也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見衆國

無能為也此盟為齊亂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

宣公名倭文公子子亦庶兄匡王五年即位謚法

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脫氏字

夏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謂彼彊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

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

不足為善也

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

丁亥楚子入陳

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彊之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十有二年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為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書人以貶之

宋伐陳衛救之楚伐宋晉不救

十有七年夏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二年冬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

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楚為强盛凌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彊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約盟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三年冬鄭伐許

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四年冬鄭伯伐許

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

五年冬十有二月乙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

七年秋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諸侯同心病楚

八年冬衛人來媵

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

豈能闚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因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國之賢女當自闚也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諸侯患楚之彊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叛深罪其反覆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

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使卿致也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不以王命興諸侯師故書乞

三月公如京師

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

夏五月公至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為重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矣

宋殺其大夫山

去族害公族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一本此下云襄十年柤之會與此同十四年向之會亦同

十有六年六月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晉侯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已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

為恥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絶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寘之于苕丘也

十有七年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諸侯同病楚也

襄公名午成公子簡王十四年即位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二年冬遂成虎牢

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責其不能守也

三年六月乙未同盟于雞澤

楚彊諸侯皆畏之而脩盟故書同

五月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來會非為主

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十有一年秋七月乙未同盟于亳城北

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

會于蕭魚

諸侯數月之間再伐鄭鄭之反復可知鄭又服而請

會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

公至自會

兵不加鄭故書自會

十有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二十有五年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諸侯同病楚也

三十年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叔孫豹會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貶魯卿諱而不書

三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弑也故書國

人

昭公名稠襄公子景王四年即位謚法容儀恭明

曰昭

元年三月取鄆

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故稱莒遂

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為公子可立也

莒展輿出奔吳

為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虢之會雖國亂未預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輿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强為霸者之事

十有二年冬晉伐鮮虞

晉假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十有三年秋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楚弃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盟晉不使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實為幸也

十有九年冬葬許悼公

蔡般許止疑同故書葬

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楚恃其强侵陵諸侯晉上請於天子大合諸侯以伐

之而不能明暴其辠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罪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

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田

齊服義而求歸之故書來歸始失不書解在哀公八年

哀公名蔣定公子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六年齊陽生入于齊

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民人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濟西田是也

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彼故賂齊以說之

齊人歸讙及闡

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

程氏經說卷五